

二十多年来，每时每刻都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中，只要我们坚信师父坚信大法，路会越走越宽，越走越稳，无论遇到什么魔难，心性上的考验，只要想到师尊想到法，很快很轻松的就过去了，这时也是我最幸福快乐的时刻。师尊把一个满身业力的我从死亡的边缘救回来，用大法净化了身体和肮脏思想，变成了一个崭新的我——大法粒子。

师尊讲：“可喜的是你们走过来了，一路上无论大家碰到了什么样的风风雨雨，其实回过头来想一想，只不过是対大法弟子的一种魔炼，过程中使你们成熟起来，去掉人心，最后走向圆满，这就是你们走过的路。回过头来看看也就是这样。”[1]

谢谢伟大的师尊！领我走在回家的路上，不论路有多远，我都会紧随师尊正法，直至圆满。

注：

- [1]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八》〈二零零八年纽约法会讲法〉
- [2]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 [3]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佛性无漏〉
- [4]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二》〈师徒恩〉
- [5] 李洪志师父著作：《欧洲法会讲法》
- [6]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十》〈曼哈顿讲法〉
- [7] 李洪志师父著作：《悉尼法会讲法》
- [8]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十》〈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
- [9]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四》〈二零零四年芝加哥法会讲法〉

（明慧网第十六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明慧週刊



李洪志 甲申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WWW.MINGHUI.ORG

明慧网 第十六届大陆法会

特刊 [七]

- | | |
|----|---------------|
| 02 | 魔难中 师父把我托起 |
| 09 | 展现大法弟子的风范 |
| 14 | 风雨磨砺 花香沁人 |
| 23 | “有师父真好！” |
| 32 | 二十年这样快乐的忙 |
| 37 | 二十年的修炼路使我成熟起来 |



魔难中 师父把我托起

文：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日】

慈悲伟大的师父好！

同修好！

我是一九九九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转法轮》一遍没看完，中共的迫害就开始了。我没有放下学法炼功。无论中共怎样栽赃陷害法轮功，我都认为他们说的都是假的。

在天安门广场上见到师父法身

二零零二年，一位在迫害前见过一两次面的同修来我家，说自己到天安门去证实法。我问她什么是证实法？她说就是打横幅，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这样，我也有了一个愿望：我也要去证实法。

就这一念，二零零二年十月，我和小女儿去了北京。我们坐的公交车快到天安门时，我睡着了，听到一个声音说：天安门要到了，快醒醒吧，你不是要来证实法吗？我睁眼一看，是到了，赶紧下车。

到了天安门，我心里想着怎样证实法。我想起师父讲的一段法：“如果一个修炼者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放下生死之念，邪恶一定是害怕的；如果所有的学员都能做到，邪恶就会自灭。你们已经知道相生相克的法理，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不是强为，而是真正坦然放下而达到的。”[1]

我心里跟师父报到：师父，不争气的弟子来晚了。就在这时，我看见师父的法身就坐在天安门城楼上，穿着黄袈裟，打着坐。我在天安门广场上倾尽力气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我感到了证实法的严肃，大法的伟大，师父的无量慈悲。我发了一个愿望：我要和整体连上，证实大法，救度众生。

走上救度众生的修炼路

六、上明慧网是我每天要做的事

十多年来，上明慧网是我每天要做的事。明慧网的文章每天必看。有的同修不能上明慧网，我第一时间把师父发表的讲法、经文送到同修手里，把大法的信息传达给同修，跟上正法进程；把正法修炼故事、忆师恩等音频下载传给同修；把网上同修交流的好文章下载打印后拿到学法小组，学完法后在学法小组交流。看同修在修炼中是怎样在法理上提高，转变观念，遇到问题怎样正悟，向内找等。

一次看同修交流发正念的文章。同修在清理自己的时候，加上了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对我有启发。自己长期对旧势力认识不清，在魔难中被动的承认旧势力后才去清理。

师父讲：“当然了旧势力所有安排的这一切我们都不承认，我这个师父不承认，大法弟子当然也都不承认。（鼓掌）但是它们毕竟做了它们要做的，大法弟子更应该做的更好，在救度众生中修好自己。在修炼中碰到魔难要修自己要看自己啊，这不是承认了旧势力安排的魔难、在它们安排的魔难中如何做好，不是这样。我们是连旧势力的本身的出现、它们的安排的一切都是否定的，它们的存在都不承认。”[9]

我就发正念：我是大法弟子，走师父安排的路。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旧势力本身都不承认，旧势力安排更不承认，谁安排谁有罪。主动对旧势力清除。这样发正念我觉的效果挺好。

我闯出看守所的第一件事就是买电脑，买上网卡，上明慧网。在流离失所的日子里，经常搬家，搬完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安宽带上明慧网，不论邪恶怎样封网，在师父的加持下都能顺利上明慧网。这些年的修炼提高和明慧网是分不开的。每天回明慧网看看也是生活中的一部份。愿所有大法弟子都融入明慧网这个大家庭，比学比修找出差距。整体升华整体提高。

感谢师父使我们有了一个共同提高、共同精进的平台——明慧网，感谢同修们的努力把大法弟子维系在一起，共同助师正法，兑现使命。

帮你，别人谁能这样做”的显示心，有求让别人说我好的心，心不正才出现这样的结果。深挖隐蔽很深的人心，提高上来才是最主要的。

一次次搬家也是挺魔心的，找房子、租车、收拾家，每次在钱物上都损失不少，搬家又不能张扬，非常时期还得注意安全，每次都是我和六十多岁的妹妹两人搬家。一切都是师父精心安排去我的各种人心，使自己更快升华提高上来，谢谢师父一次次为弟子操心。

心性提高了，师父就安排最好的给弟子。第二天，我特别顺利就找到了房子，而且没有通过中介，房租便宜一点，地点还好，离我做事的地方方便多了。

一次在和同修交谈中，他谈到我以前不支持某个项目哪里做的不对，我一听就火了，辩解起来。忽然想到师父的一段话：“在神来看一个修炼人在世间，你的对和错根本就不重要，去掉人心的执著反而是重要的，修炼中你怎么样去掉人心的执著才重要。”[6]我后悔自己这是怎么了，怎么发那么大的火，争斗心也上来了，更没做到忍。这不是提高的机会吗？怎么又往外推呀。师父啊，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一定修去这些不好的人心，提高上来。

还有一次，一个同修说某某对我意见大了。我想我们一起被迫害这么长时间了，她还没过去呀。回想当初我和她都做资料，我做什么她做什么，我有什么机器她也得有，几次指出她也不改，我就尽量不去触及她的执着，觉的我不和你一般见识，惹不起躲着点。并没有找自己是不是也有这个心？她为什么这样对我？是不是我也这样对待过她？没有修自己。也暴露了我的争斗心、嫉妒心、攀比心、执着自我等好多人心。师父说：“只有放弃才能得到。”[7]不管她怎么想的，我要修去这些心，放弃对她的负面思维修自己，每个人都在不同层次上修炼，都有师父在管。多想别人的好处，多看自己的不足，换位思考。修去执着走好自己的修炼路，她也能提高上来。

二零零三年初，当时我的身边没有同修，离我十里以外有几个同修，我开始走出来，是他们带我的。我们一起先在周围的村子里发真相资料、挂条幅、贴不干胶。后来去了我娘家那里，在四、五十里路外，那里没有大法弟子。我们担起了在那里救度众生的责任，感觉到很幸福。

后来两个同修被绑架了。其他同修离那里太远，而且大多数同修不会骑车，交通又不方便，靠步行没法做。怎么办呢？我想我就试一试自己一个人做吧。那时我的两个女儿正在上学，一个四年级，一个三年级。开始的时候，我让两个女儿帮着在离家近的村子做，后来她们害怕，我怎么说她们都不去了。小女儿还说：“我问你，你想不想当大法弟子？”我说：“想。”“那你就自己去做，这点事都做不了还想当大法弟子。”这样我就远远近近自己一个人做。

每次出发前，我都把饭做好放在锅里，告诉女儿自己回来热着吃。我还喂着一头猪，我把给它吃的东西放满，然后跟师父说：师父啊，弟子要走了，要去救度众生，我这个家就交给师父。就这样，我骑着自行车出发了，一个人走几十里路，有时到我娘家落脚，有时到其他亲戚家落脚。有时候在星期天孩子不上学时，我白天先骑车对不熟的地方转一圈，等到晚上我再骑着自行车出去发资料、挂条福、贴不干胶。有时回来的时候已经是早晨七、八点钟，孩子上学已经走了。而我家那头猪，说来神奇，无论我什么时候回来，它都在睡觉。我在家时它很不老实，老是拆圈，可我出去做证实大法的事，它就不拆圈了，每次回来时它都在睡觉，都是师父帮我定住了它。

有一次到二姐家落脚的时候，我一进屋就看见满屋子都是人，都不是我们人间的装束，都是天上人的衣服。其中一人对我说：你发了救度众生的大愿，我们不来你能救了人啊！我心说：我也没跟别人说，他们怎么知道了？他说：你在天上是谁我都知道。一晃神，我发现屋子里没有那么多人了，就我二姐、我娘、我外甥三个人。我悟到是师父点化我，让

我不要怕，其实师父都在看护着我，在我身边；还有天兵天将都在护法。

我一个村一个村的做着。碰着人了，我就发正念不让他们看见我。在农村狗多，叫起来就连起来叫，我就发正念让它们不要叫：我是来救你们主人来了，你要无条件配合我，这样你们也会得福报。有一次，在回家的路上碰上警车，我就想躲起来，连车带人下到一人多高的沟里面了，我求师父救我，然后就扛着车子爬上来了。

在修炼之前，我是一个特别胆小的人，从没有一个人走过夜路。在师父的保护下，我为了完成救度众生的使命，什么都不怕了。我一个人一直做到二零零五年，在师父的安排下，我娘和另外一名同修走出来了，我们就一起救度众生。再后来又有两名同修走出来，这样我们就分工做，他们承担了他们那里救度众生的责任，我就做离我近的村子。

在外地同修的帮助下，我也建立了资料点，也帮着镇子上的同修建立了资料点，到整体配合的时候，我们还一起做。

这个镇子有一个邪党纪念馆，一次邪党头子要来参观，我们整体配合，要把大量的条幅挂到山顶最显眼的地方。通往山顶只有一条狭窄的小路，山顶上陡峭林立，就是白天上去都要小心翼翼，我们都是摸黑去，将横幅平平整整、壮观的挂上，两边再配上大条幅。回来的路上，也是边走边贴标语、挂条幅，到人多歇息的地方，就放一些真相资料。

有一次天黑，看不见挂条幅的树枝，我们就爬树，可是爬不上去。我就登着同修的肩上去，边说：“树啊，这条幅挂在你身上是救人的，你就让我上去吧。”那树枝就突然很明显的显现在我眼前，真是太神奇了。我和同修各自回家，还要走很长的一段路，要经过好几处坟地，那新坟的花圈在黑夜显得更加刺眼，我很害怕，每次我都是背着师父的法：“大法不离身 心存真善忍 世间大罗汉 神鬼惧十分”[2]。

还有一次，我们在车辆最多的弯路边一棵树上挂上了“法
4 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的条幅，上了山的人、镇子上的人，

二零一八年七月，邪恶利用各种办法找我，亲戚无意中说出了我的住处后。警察经常来骚扰，我就租个房子搬走了。

几个月后，一个亲戚要搬去他儿子家住，没人给看房子，我什么也没想就说：我过来给你看房子，我在外面也是租房子，房子租金给你。我给亲戚看房子他也放心。他高兴的一口答应。以前我给这家亲戚讲过真相，男方有病，给他个真相护身符，让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他身体有好转。他家是农村民房，生活环境不如城市楼房，我没有考虑这些，大法弟子吃点苦算什么，这件事就定下来了。

往回走时就想现在租的房子还没到期，房子退了房东能不能给我押金，一千多元钱呢。快到家时看见有个房屋中介，意念中有人告诉我进去打听一下。一位女士非常热情接待了我，告诉我提前退房押金肯定不能给，可以和房东商量返租，一般租房最少六个月，可是我只能出租五个月，想租五个月的很少，挺难的。她说：帮你找一找。我没有抱着任何希望。我一个月退休金两千多元钱，一千元钱对我来说也是不小的数目。第二天我路过中介，她告诉我找着一个小伙要租六个月，她说服了让他先住着以后再给他找，晚上就看房子。我没有手机她联系我很难，这位女士替我和房东商量返租时也费不少口舌。一切都很顺利。

这样我搬到了农村给亲戚看房子。没想到一个月后他在儿子家住不惯突然又搬回来了，我先给他一个月房租，他不要，告诉我抓紧时间搬走吧。我儿子知道后火了：这不是欺负人吗，都七十多岁的人了搬家容易吗？哪有这么办事的。我告诉孩子别生气，不就是花点钱出点力，别和他们一样，得高姿态。

搬家对我已经习惯了。这事我一点也没动心，特别平静，师父说：“我说自然是不存在的，偶然是没有的，一切都是
45 有原因的。”[5]几年来我搬家已成常态，师父利用搬家去我的各种执着心，在利益面前是用负面思维、用人心对待，还是把自己当成修炼人、用大法的标准要求向内找自己。当时我表面看来心比较纯净，但内心深处有“我修大法了才能

我有师父呀！师父会帮我的。

几年来，我绝大多数时间到客流量大、购物人员不重复的大商场、购物中心、批发市场等地发真相资料、《九评共产党》、《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等。上车后就背《论语》，发正念：彻底清除我所到之处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因素，让真相资料一传十，十传百救度更多的世人，让邪恶看不见，监控不起作用，任何人都不准干扰救人，谁干扰救人就叫他遭恶报。

我坐车去发真相资料时，几次被警察跟踪，都在师父加持下巧妙的摆脱警察，转危为安。一次我在公交车站等车时被警察盯上，上车后在离我一米远的地方盯着我，我发正念求师父加持，瞅准时机，在车门马上关合的瞬间跃下车。车开了，等我回头再看车上警察，他目瞪口呆一脸无奈在看我。

一次，警察在快轨车站发现我，随后跟我一起上车，在离我一米远的地方打电话说：“在这，是她。”被我听见，我发正念求师父加持把警察定住，我提前下车，出站后打出租车离开，甩掉了警察，到了该去的地方去做救人的事。

以前发资料前，我要计划这些资料分几次发，到什么地方，得在思想中考虑一番，后来在装包时，师父就在我脑中打出应该拿多少。有一次手中有二十三本资料，分两次发有点少，一次发有点多。我就装了二十本，师父点化我都拿着，去什么地方师父也安排好了，我只要顺其自然去做就可以，一切顺利平安。

诉江大潮开始时，我在明慧网看到有关诉江的通知，认识到这是正法进程，每个大法弟子都应该参加，而且师父在二零一五年法会中说得很明确，应该起诉它。但我不知怎么写，马上回到原住地和同修交流。几天后明慧网发表了刑事控告书的模板，我从明慧网下载了刑事控告书的模板后，很快就写好了诉江的刑事控告书，于二零一五年五月中旬到某市邮电局窗口用特快专递寄往两高，同修在网上查到了我的两高已签收的短信回执。

44 五、按大法的要求 修好自己

都能看得见。有一个派出所的所长带着几个人急匆匆的往山上去的时候，看到了这个条幅，一边走一边喊着：“看法轮功这大条幅挂的，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啊！”是我们两个女的挂的条幅，他们男人都没办法拿下来。最后那个条幅挂了几个月。

直到现在，每逢邪党“敏感日”，同修们就去挂条幅，我们就是要让“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的大横幅飘在我镇的最高处。我们就是要让迫害法轮功的人知道，师父不可侮，大法不可辱，法轮大法弟子信师信法的坚强意志是压不垮的。

到现在，我们的资料点都在发挥着救度众生的作用。我知道都是师父帮弟子做的，帮着弟子完成洪誓大愿，时时都在弟子身边保护，保护着弟子。弟子叩拜师父，谢谢师父！

魔难中，师父把我托起

二零零七年七月二十六日晚，我们母女俩准备要睡觉时，祸从天降，十五、六个警察闯了进来，一阵抄家抢劫后，抢走我的电脑和真相资料，绑架了我。就这样半夜三更在家里我被绑架了，剩下女儿在家里直哆嗦。

拘留所的非人待遇，使我的身体出现了问题，昏了过去，被拉到了县中医院。从县中医院出来，又押到了拘留所，警察和狱医就溜走了。上大学没走成的女儿和上高中的小女儿到派出所要人，警察不但不放人，还拧着两个孩子的胳膊到公安局，疼得两个孩子哭成了泪人。警察说：“再来要人，把你们也抓起来。”我的八十多岁的母亲和大姐、大姐夫来要人，他们也不让见。

在被迫害期间，我看见很多披头散发、人不人鬼不鬼的怪物，围着迫害我。这时我的脑子里出现师父的法：“正念正行 精進不停 除乱法鬼 善待众生”[3]。我要正念正行，无论走到哪里都要讲法轮功真相，我就在他们打饭的时候，上到一个铁笼子最高处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无条件放我出去！”一天三顿饭，我都这样喊，一连喊了五天。

十方正神都听见，就这样，怪物不见了。

我四天没有吃饭，在第五天，十几个彪形大汉对我暴力灌食，而且加进了不明药物。整个过程中，我都给他们讲真相，开始他们不但不听，反倒哈哈大笑。

我求师父救我，心里想着师父，闭着眼睛想着想着，看到我是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师父的两只大手把我托起，飞啊，飞啊，飞到一个大瀑布上。师父把我放下，我穿着一件红兜兜在瀑布上玩耍，后来师父牵着我的手去看仙女散花，又看到了天兵天将。后来师父让我回人间，我跪在师父面前：我不想回去了，人间太苦了，我要跟师父在这里。师父说：你还没完成任务，赶快回去。

在人间这边，我几次昏死过去了，我白天被灌食时痛苦的发出撕心裂肺的声音，拘留所的所有人都听到了。第八天，几个警察抬着我塞进车里，把我拉到女子劳教所非法劳教一年半。可那里的人看到我都被迫害成这样了，拒收。警察又通过关系把我拉到另一个地方，那里还是不收，才把我拉了回去。这都是慈悲的师父为弟子承受了，我才又过了这一劫。

我回家后通过学法炼功，几天后，就回到了救度众生洪流中。

给劳教所警察、打手讲真相

在外地同修的帮助下，资料点正常运行，过了一段时间，我买了一辆摩托车，给救度众生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也节省了很多时间。

二零一零年，我被县公安局和派出所警察联合绑架，在派出所被迫害了一天一夜，我被剥夺正常睡眠、罚站，导致脚、腿严重浮肿，腰、腿疼得无法忍受。我被劫持到劳教所。这里是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黑窝。每天早上五点半开始强迫起床，一直到晚上十一点，有时到午夜，不“转化”就加重体罚。被罚站，一直站到晚上十二点，导致我的脚、腿严重浮肿，腰、腿疼得无法忍受，上厕所蹲不下。我被折磨得出现了心跳加快、恶心、呕吐，晕了过去。即使这样，仍然

我被送到医院。在验血检查时，医务人发现很难的抽出一滴血，而且是黑紫色的。在等结果时，走廊有一条长凳坐着等结果的病人和家属，还有看着我的小警察。我坐在轮椅上，人们都用疑惑的眼光看着我。我就开始讲我曾得过癌症学大法好了，所有的病都没有了，二十多年没吃一粒药；讲警察怎样绑架迫害我的事实，人们都在静静的听着。虽然声音不大，但我尽力了，我想众生也都听明白了。一切都在师父掌控之中。检查结果可想而知。第二天上午办案警察通知家属说我病了，下午去看守所接人。

回家后，当晚我就喝了一碗小米粥，再也没吐。我抓紧时间学法炼功，身体很快恢复。

我一个人生活，孩子不在身边，在绑架我几天后，警察找到我的亲属告诉他们我炼法轮功，是个头，还是资料点，抄了不少东西，要判刑送监狱。谁都没有想到我能出来，包括家属、警察。见到我的人都说你能出来就是一个奇迹。一个星期后，我买了两套睡衣、二十多双袜子和裤头送到看守所，分给关心照顾我的有缘人。我又溶入到助师正法的大洪流中。

四、流离失所继续做好救人的事

师父救我闯出看守所，邪恶并不甘心，要继续走所谓法律程序，我当然是不承认的。六个月后，警察电话通知家属让我到法院去，我知道程序走到法院了就要非法开庭。我还要助师正法、兑现自己的誓约，不能配合邪恶，应离家出走，换个新的环境，继续做自己该做的事。

二零一五年二月，我到了新的环境，但始终觉的应该救的众生还是在自已生长的城市。我做完真相资料，再坐一个多小时的长途汽车去家乡城市发放，往返需要一天时间，每星期去两三次，钱和时间都花在路上。这样不行，我要回去，利用更多的时间去救人。

二零一五年十一月，我回到了原住地，住在亲属的房子。这样救人方便多了，但离绑架我的派出所也近了。孩子说：你住在他们鼻子底下能行吗？我说：没事，我会注意安全的，

牢头看我不能吃饭，不知从哪弄了几片 B12 看着叫我吃，我知道我不是病，吃了也没用，可又一想她是好心，要爱护这个生命，不能让她对大法产生负面想法，过去给出家人一碗饭都是功德无量的事。这也是我二十年第一次吃药。

我二十多天不能吃不能喝，最后已经不能起床了，白天躺在床板上几个小犯人把自己的坐垫给我铺在身下，自己坐硬板凳。是大法的慈悲感化了这些有缘人，在大法弟子遇到魔难时出手相助。善待大法弟子一定会有好的未来。有一个犯人说，老太太，我要早遇到你，我就不能进这里了。这是一个生命的忏悔。

有一天，大家都在监室干活，隔壁有一个大法学员被提审，路过我所在的监室门口时叫某学员，被监控发现。狱警追问是谁到门口，全监室没有一人说看见，连牢头都说没看见。狱警去调监控发现是某学员，这时某学员也被提审没在监室。狱警火了：为什么都说没看见，全体要严管三天，不准吃饭。我盯着狱警的眼睛发正念：铲除她背后的邪恶，不要迫害大法学员与众生，不要对大法犯罪。这时某学员回来了，说：“我到门口了，但什么也没说，要罚就罚我吧，不要连累大家。”不让吃中午饭这事也就过去了。事后有人告诉我，被严管的话，都得坐在大铺上不准乱动，吃饭只能吃这里的饭，吃不饱不准吃自己买的东西。明白真相的众生不怕受罚、挨饿，也要保护大法学员。愿她们都能在大法中受益，天赐幸福平安。

有人跟我说：老太太你都脱相了，你睡觉我们都害怕。我告诉她们：我不能死，别害怕，十八年没见过大法师父，我要出去见我伟大的师父。有人告诉我，谁谁写三书了过几天就出去了，你赶紧写吧，快点出去，不然三十七天后就出不去了。我告诉她：我什么都不写，他们说的不算，大法师父说了算。我一定能出去。

在被绑架第三十七天时，我走路有点困难，警察用轮椅推着我去所谓的提审。办案警察宣布我被非法批捕，没念完我就昏迷过去了。办案警察悄悄溜走了。

被强迫背邪党的东西，我不背，经常被呵斥、谩骂、羞辱。

五月十三日，我们几个同修决定在早操时，人最多的时候，喊“法轮大法好”证实法。因为毕竟是在特殊环境中，当早操做完，大家要到食堂吃饭了，同修还是没有动静，再不喊就没有机会了，我没有看别的同修敢不敢，我就喊了：“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一个普教要动手打我，王姓大队长就说：“那个普教你干什么？”“她喊那个。”“喊那也不能打她。”王队长让别人都去食堂吃饭，让我留下不能走。她走到我身边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环境吗？”我说：“今天看见是你值班我才喊呢，因为我觉着你很善良，我利用这个机会给你讲真相，要不这样你还不给我机会。”

她听我讲了真相后说：“那我干这样的工作怎么办？”我说：“那你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呗，善待大法弟子就行了。”到了食堂，她给我安排了一个座位，对大家说：今天晚走十分钟，等着她吃完了再走。她又把我安排到全是大法弟子的车间。我知道都是师父给弟子化解了这一难。

二零一一年七月二十八日，我和几个大法弟子不配合干活，被打骂罚站。我被犯人推撞到墙上，又磕倒在地上，头被磕出一个大包，腿也不能站立、走路了。

过了一段时间，打我的普教要回家了，我想，我要救她，虽然她伤害了我，可她也是被蒙蔽的生命，我要给她讲真相。可是那个时候我腿还不能站立，我就慢慢的挪动着身子去找队长说理：“听说某某要回家是吗？”她说：“是，怎么了？”我说：“你看我身体都这样了，这一切都是因她而起，她要走了，谁负责？我不能让她走，你们必须给我一个合理的说法。”王队长一听就拍桌子，瞪眼睛说：“你想干什么！”我不被她所动，说：“我来的时候好好的一个人，现在都站不起来了，你们叫我以后怎么生活？我后半生怎么过，我做好人，真善忍没有错，法轮功没有错，你们要知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时她气消了，找了两个普教把我扶起来，并把打我的犯人叫过来，还有她们三个队长都进来了，一共五、

六个人。王队长说：你说怎么着，你说吧。

我就给她们讲真相，从法轮功是以宇宙特性真、善、忍为根本指导，一九九二年由大法师父公开传出，亿万修炼者获益无穷，身体健康，道德升华，讲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残酷、无理，违反宪法，告诉她们只要记住“真善忍好，法轮大法好”，善待大法弟子，就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我对打我的犯人说：“阿姨希望你以后能做一个好孩子，学会善待他人，记住炼法轮功的人都是做好人的。希望你能平安回家。”她说：“谢谢阿姨。”三个队长都说：“就为这个啊？”我说：“我是为你们好啊，希望你们不要迫害大法弟子。”

从那一天起，那些普教都说：咱们可要离她远点。我知道是师父给弟子化解了这一难。

二零一一年九月二日，我结束非法劳教期。狱警对我丈夫说：你们家里这个人我们不找她签字了，反正是白费时间，我们就代她签了。

回到家中，我丈夫给我五千元钱，说：“我不在家，这五千元钱是给你买衣服和调养身体的，你要好好的照顾自己，家里的钱等我有了再给你。”我知道是师父让他给我的，是让我救度众生建资料点的。

我通过学法炼功，身体一个月恢复正常，就投入了证实法行列中。

在新环境讲真相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我到了一个大城市。我想在新的环境里也要走出一条证实法的路来，我就回家拿两次资料。到了十二月，我和这个城市的同修联系上了。在师父的安排加持下，得到了她们的帮助与支持，我心里说不出的高兴。二零一三年，在她们的帮助下我又在那里建起了资料点，早市场、超市门口、路边、商场门口，也就成了我发资料的好地方。

我没有工作，经济上就靠我丈夫和孩子。那时候，我二女儿还在读研究生，经济也不富裕，我自己在家吃饭的时候，

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3]。按照师父的教诲，要无私的面对所有的人包括犯人、警察，把大法的美好和慈悲展现给她们。

我对犯人讲大法弟子被迫害的真相，自己学法的神奇故事，让她们有时间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并处处关心她们，力所能及的帮助她们。犯人之间发生矛盾，我跟她们讲因果关系，要忍让做个好人。刚进看守所警察时常对我吼，我用平和的心态对待她们，不能恨，要用善念、用大法的慈悲去感化他们，瞅准时机讲真相，因为她们才是最可怜的世人。她们明白了真相都已经三退了。（有些是以前大法弟子给劝退的。）

十几天后，觉的应做的事做的差不多了，我该出去了，知道师父就在身边，心里求师父演化病业假相我要出去。这一想，我马上倒在大铺上，血压二百三十，昏迷过去了。四个杂役用褥子把我抬到卫生室。苏醒后，狱医说：你看我后背全湿了，都是为了你。

从此以后，我吃饭就吐，喝水也吐。一次早上起床，我跌倒在地小便失禁，几天后发现左半身全发紫了。牢头安排了两个人，一个负责我起居洗衣服（这是同修），一个负责吃饭。早饭有大米稀粥叫犯人撒点米汤装在瓶子里留我白天喝，只要我想吃东西什么时候都行，小犯人一招呼，不管谁只要有都拿来给我，连牢头自己买的芝麻糊也送给我。我不能随便要别人东西，一一谢绝。不能谢绝的，在家属给我存钱后，买了一些她们爱吃的东西分给她们。

有一次，我有事错过吃饭的时间，别人给我留了一碗西红柿鸡蛋汤，在看守所很少有这样的菜，我吃饭时有两个犯人向我要汤喝，那时我已开始不能吃饭了，能喝点酸溜溜的汤也挺好，但没想太多就给了她们。其她犯人不让了：老太太（我年龄最大都叫我老太太）都那样了，这一口汤你们还要？我说：她们要就给她们吧，没关系。

们吃吧。

第二天，我被劫持到看守所。到监室，牢头发现我带着法轮章，感到吃惊说：你怎么把这个带进来了？这里也非法关押一位同修，她跟牢头说：你把法轮章保存好，等她出去再给她，这可是个天大事。后来在我走出看守所前几个小时，牢头把法轮章给我，我带着法轮章闯出看守所。

在看守所，我有时间就背法，发正念解体邪恶的迫害。静下心来查找自己哪里没做好出这么大的漏，让邪恶钻了空子。我找到自己长期以来做事心大膨胀、显示心、欢喜心、瞧不起别人的心、嫉妒心等，太多的人心而不自知，把做事当成修炼，只修别人没修自己。师父多次点化也不悟，同修提出让我注意安全不以为然。种种人心使自己震惊。

我想到，前几天S同修失去了工作，摩托车坏了，还要做讲真相的事，我就给了他一百元钱去修车。我被绑架后，警察非法提审问：你手机呢？我说没有手机。警察又问：你家怎么有两台座机电话？你给他们开饷吗？听到此话我吃惊了，我平时在学法、同修来、做大法事时，都拔掉座机电话插头，他们不可能用座机电话监控着我。给同修S钱只有我俩在场，没有任何人知道，邪恶怎么清楚？原来S同修到我家时带手机，被邪恶监控和跟踪了。这也是被绑架的一个原因，没有注意手机安全。

师父说：“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法轮会保护你。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2]

师父这段法我不知学了多少遍了，为什么就没有看到“真正”两个字呢？师父管的是真正修炼的人。自己那么多人心能是真修弟子吗？个人没做好不在法上，师父想帮你旧势力也不让，因为旧宇宙的理在那。我向师父承认错误，一定要修去各种人心，在法中归正，做一个真正的修炼人。看守所不是我呆的地方，求师父加持，早日闯出魔窟。

师父明示：“我还要告诉你们，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

都是买最便宜的菜。我孩子和我丈夫回来吃饭的时候，我就做好吃的，我孩子给我买衣服的钱我都拿来作资料了，我的金项链都卖了，钱拿来也作了资料，因为我家的钱都是我管着，也没有给家里造成影响。都是师父看着弟子，不让弟子为难。

目前，我们这里的环境比较宽松，我能稳步的走在自己的修炼路上。师父最近几次讲法，更讲明了救人的重要性，时间的紧迫，我也和同修一样，妥善的安排自己的时间，走出去讲真相，救众生，用慈悲去唤回常人的良知。

谢谢师父！

谢谢同修！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著〉

[2]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威德〉

[3]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二》〈正神〉

（明慧网第十六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展现大法弟子的风范

文：吉林省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一日】

慈悲伟大的师尊好！

全世界大法弟子好！

修炼二十二年，助师正法二十年，静下心来回顾一下，自己的变化真的是脱胎换骨，当我在工作、家庭环境中，甚至是走在街上，所遇到的事，我都能够很自然的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发自内心的善待他人。每当这时，我都会从心底感恩师父，感恩大法。只有大法才能把一个自私自利、心胸狭窄的人造就成宽容、大度、先他后我的生命。

黑窝中展现大法弟子的风范

记得我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的那段日子，环境非常恶劣，睡觉是摆“刀鱼”似的，头抱脚立着睡，我身边挨着人很胖，

她睡着就会压在我身上，我怕她睡不好我就不动。用水很紧张，大法弟子就自觉的很少用水，其他刑事犯人之间经常有争吵，而大法弟子都是谦让别人的。厕所堵了，就默默的把脏物掏出来。那种自然的从大法中修出来的善的表现在那个复杂的看守所里更加显得鲜明。

曾经不骂人不说话的牢头被感化了。有一次我传真相信给别的牢房，狱警用搞牵连的办法惩罚一屋的人，不让她们出去放风，我找狱警理论，牢头含着泪对我说：“没关系，我们还不爱出去放风呢，有能耐就一直不让我们出去，看她们能惩罚几天。你们大法弟子都无私，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为了你，给我戴脚镣我都愿意。”结果由于狱警没达到引起怨恨的效果，第二天就解除了这种无理惩罚。

还有一个大法弟子把一盒仅有的饼干送给一个死刑犯，那个曾经在社会上混的、遇到刀枪都不眨眼的男儿，放风时路过女牢房时流下了眼泪，说：“姐，这么多年，我是第一次接到别人给我东西，以前都是别人从我这拿，我没进来前要是学了法轮大法，我不会犯罪，我会永远记住法轮大法好的。如果有来生，我一定学大法。”后来他是一路上喊着“法轮大法好”去刑场的。

后来，我被转入黑监狱，监狱搞“转化”，两个人“包夹”一个大法弟子。我把她们当姐妹相处，给她们讲大法是如何教人向善，如何使人身心健康的；帮她们写家信，开解她们的烦恼。人都有善良的本性，所以我们平日相处挺好。可是人都有私心，特别是监狱的环境，“包夹”为了得高分早出狱，背后打小报告给警察，但我不计较。有一次，一个包夹把我的经文在哪告诉狱警了，因此我遭到五马分尸似的抻床酷刑，当时我就绝食抗议。监狱中的所有大法弟子联合营救我，给监狱长写信要求放人，然后全体绝食营救。（当时我不知道同修都在绝食帮我。）

狱方对我酷刑目地就想让我“转化”，搜到经文是借口。逼迫我写不炼功的保证书，我跟狱警讲：“我不会写给你们

父给了我无量的智慧。

家庭资料点就我一个人，有时忙不过来，同修也过来一起做，用的耗材比较多，都是同修送来。看同修往三楼搬累的满头大汗，就告诉同修放在仓房里以后我自己慢慢搬，当时也没想自己能不能搬动，能不能让别人看见呀等等。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自己一点一点的不知不觉十几箱纸或其它耗材都搬上楼。我那时已五、六十岁了，身材不高，修炼前还做过手术，把这些耗材搬上楼而且还不觉的累。都是师父帮我做的，没有师父的加持是办不到的。这样在师父的加持下一做就是十几年。

三、坚信师父 闯出魔窟

二零一四年七月二十二日，我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在派出所，办案警察让我在所谓的笔录上签字。我想他们是不明真相绑架了我，已经对大法犯罪了，不能让他错上加错，得给这个生命留点生的希望。我说：“我不签，签了对你好。”警察问我：“看你家什么也没有，你的工资都用在上了。”我告诉他：“我得了癌症是大法师父救了我，这么好的事我能不能告诉其他人吗？我当然要全力以赴，没有大法的救度就没有我。”他没有再说什么。

师父说：“无论碰到了什么样的具体事情，我告诉过你们，那都是好事，因为你修炼了才出现的。无论你认为再大的魔难，再大的痛苦，都是好事，因为你修炼了才出现的。魔难中能消去业力，魔难中能去掉人心，魔难中能够使你提高上来。”[1]被绑架是因为我没做好，被邪恶钻了空子，这是我自己的魔难得自己去闯。

师父告诉我们：“在各种环境中都得对别人好，与人为善”[2]。我告诉警察：我包里有钱（包被他们抢去了），你去买几个面包几瓶水。警察下班了，我被关在派出所一个小屋里，三个协警轮班看着。我就给协警讲真相、劝三退，他们都高兴的退出邪党组织了，还让我炼功给他们看。夜深了，三个协警一宿不能睡觉，我告诉他们：面包和水是我的，你

真相资料。初期怕心特重，怕有电磁波被邪恶监控到，怕有声音别人听见，怕被家人看见等等，一时间觉的到处都是眼睛监视自己，有时也想打退堂鼓。但揭穿谎言还大法清白，还师父清白的大事一定得做，否则能对得起师父、对得起大法吗？我有条件做，这就是我的责任，我一定要做，并且还得做好。

坚定了这一念，师父就把我的怕心拿下去了。不久我买了电脑、打印机，一切从零开始，我从对电脑、打印机一窍不通，到上网下载、编辑、排版、打字、打印（以前真相资料都是从明慧下载后自己编辑排版后再打印）、刻录光盘、做大法书、真相小册子、不干胶、真相粘贴、真相条幅、神韵晚会光盘（允许在大陆发放时做的）、每年的台历挂历等，只要同修救人需要的都做过。每个项目，我都从不会到会，在整个过程中我感受到了师父的加持，每当遇到看似很难突破的困难时，都是在师父给的智慧下，开智开慧思路源源不断的打开，有些看来不可能的事变成了事实。

一次，同修让做几米长的大条幅，做绸布的造价太高，还没人写字。我就利用买耗材时厂家赠送的彩色 A4 纸，用 A4 打印机，一张纸一个字，有的两张纸一个字，过膜时接起来，做成了“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世界需要真善忍”、“法办江泽民”等大型条幅，有力的震慑了邪恶。

刚开始做真相资料时，心性跟不上，机器经常坏，耽误事情，总找技术同修，他们也很忙。我就跟技术同修学习修理机器后，一些小毛病自己也能修理，这些机器也是为法而来，出了问题先找自己是否一心不乱的做事，再和机器沟通，每台机器都是我的法器也随着我的心性而动。结果很神奇的，最后机器都能很好的配合我不出差错，

我一边做真相资料，一边放大法弟子的歌曲，打印、刻光盘、打光盘面，多台机器同时运转，我有条不紊的照顾着它们，很轻松的做着该做的事。做完资料有时间还要和同修一起出去讲真相。有同修问我怎么那么多时间能干这么多活？是师

任何一个保证，如果你们不把我放下来，我会一直绝食到底。”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我真的感觉到那是坚定而不可动摇的。监狱的狱政科、刑侦科科长、大队长分别找我谈话，恐吓我绝食的后果，我在师尊的加持和同修的正念帮助下把心一放到底，放下生死。第三天我被无条件解除酷刑。

回到监室，一个刑事犯竖起大拇指说：“你们真了不起，太无私了，我包夹的你们的同修，那么大岁数了，为了你也绝食，饿的都打晃了也不吃饭，只有你们修炼人能做到，为了别人，不顾自己的生命。我们常人都自私，不可能为了帮助别人不吃饭。”

我找到告密我的那个人，拉过她的手，她一下子就哭了。我平静而面带微笑的说：“我不怪你，但是我要跟你讲一个道理，做人不能为了自己昧良心呀，今天我是活着回来了，那是因为有那么多人我都不认识的同修一起绝食把我营救回来了。假如我没回来，被迫害死了，我的死是因为你的告密，你出狱后想想，你参与害死了我、一个按真善忍做好人的人，你会活的自在吗？我想你本性是善良的，知道杀人是做恶，所以以后一定记住不要再做傻事了，你知道大法弟子都是好人，善待大法弟子会得福报。”她很后悔的表示明白了。我告诉她，大法师父告诉弟子：“你要不能爱你的敌人，你就圆满不了。”[1]我说：“你虽然这样对我，我却不会把你当敌人，你说这大法好不好？”她很感激我不恨她，从此不打小报告了。后来她不“包夹”大法弟子了。

家庭中展现大法弟子的风范

我们家姊妹六个，家庭条件都挺好，我是最小的，因我这些年遭受邪党迫害，经济条件差一点。但是在师尊的安排下，我从出狱后找到的一份工作，工资不低，休息时间多。我租了房子，与一同修配合讲真相的项目。

父母由我的一个姐姐照顾。父亲患老年痴呆症状，晚年时又患有直肠癌，屎尿弄的哪都是，还不让换洗。搞的全家人很烦恼。父亲听不懂话，家人就急了，越急父亲越听不懂，¹¹

越不配合，全家人干没辙。我用修炼人的心态对待他，无论他配合还是不配合，我不急不躁，慢声细语的跟他讲话，他有时就能听懂，所以比较配合我。有一次，父亲祸害的把母亲气的够呛，就让我把父亲接走。我把父亲接到我家，同修不嫌父亲脏，也是善心加耐心的对待我父亲，父亲还很听同修的，我上班时就由她照顾父亲，给换洗屎尿，照顾了两个月。

儿女都做不了的事，一个外人却能做好，还不要任何钱财回报，这在我家反响很大。我刚出狱时，我哥不接受大法弟子来我父母家，现在已经把同修当家人看待了。后来由于姐姐家有事不能再照顾父母了，我还没退休，其她几个姐姐家也脱离不开，照顾不了，哥哥虽然很孝顺，因为工作脱离不开也没办法照顾，所以哥哥决定把父亲送敬老院。我要上班又要做资料，同时担负着几个地方的技术支持，真的很忙。但是我是修炼人，把父亲送敬老院不管，父亲的状况到那种地方不配合人家，几天就得饿死。我便主动提出把父母都接到我家来照顾。哥哥姐姐都感到皆大欢喜。

我和同修，还雇了一位同修一起承担起了这件事，每遇到麻烦事时都是默默的解决，不给哥哥姐姐增加烦恼。我们三个大法弟子配合着做资料、修机器，做台历期间是最忙的，我们处理好家庭关系，又做了大法弟子该做的事。哥哥姐姐们每周末来看父母，我们就做好饭菜招待他们，一大家人其乐融融，他们由原来对大法不闻不问，好象与他们不相关，后来都接受大法，每次买来水果都知道先敬献师父，雇人也是只认同大法弟子，不认同常人。

父亲病重期间，母亲（同修）也过了一大生死关。母亲被送重症监护室时，我嘱咐她念“法轮大法好”，求师父救救。母亲在师尊的保护下，一周就出院了，可是虚弱到拿吸管喝水手抖，大小便失禁。俩老人同时卧床，不能自理，我还得上班，所以几个姐姐轮流来我家帮助照顾父母。每个姐姐性格不同，有时就会挑我的不是，或者做的菜不对呀，她们生活都很讲究，就说我太对付。我心里不平衡，委屈、反

二十年的修炼路使我成熟起来

文：辽宁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一日】

一、大法给我新生

我今年七十一岁，一九九六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

修炼以前我只知道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做个好人。对任何事都没有衡量对错的标准，胆子很小，性格内向的我经常生闷气，争强好胜，争来斗去身心疲惫把自己身体弄的大病没有小病不断，偏头疼严重时头往墙上撞，中西医都看过也没好转，还有眩晕症、胆囊炎、神经官能症等，最后得了癌症。

在绝望的时候，一九九六年有幸得遇法轮大法。学法不久，就到该手术后化疗的时间了。当时由于心里放不下病，化疗不化疗拿不定主意。一位法轮功学员说：你都学法了还化疗吗？我一听：对呀，不管了，我就安心学大法，我都死了一回了，都得法了还怕死吗？从此二十多年没吃一粒药，什么营养补品都没吃过，所有的病不知不觉全都好了。真是走路生风身体有使不完的劲。

那时有些方便条件，就借用单位空余房间组织大家学法、炼功、看师父讲法录像等。每天忙忙碌碌，到现在都一直留恋那段幸福快乐的时光。

二、成立家庭资料点 破谎言救世人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风云突变，一时间谎言铺天盖地，使得法两年多的我不知所措。集体学法、炼功的环境没有了，各方面的压力接踵而来，单位领导连续不断的找我谈话，街道干部也经常到家里威胁没收工资本等各种手段逼我放弃修炼。我告诉他们：“我学大法，炼功癌症好了，国家领导得癌症都治不好，我小老百姓得了癌症就是死路一条，这是大好事，你们应该替我高兴的。我不会放弃大法。请你们不要再助纣为虐。”此后他们再也没找我。

同修能上明慧网下载真相资料，我买了一台复印机开始做

我加强学法，加强发正念，长时间高密度发正念。

一天，我正坐在卧室发晚上六点正念，警察敲门，丈夫误以为是同事，就开门了。就听见丈夫和孩子阻拦他们向屋里闯，他们执意要进。我异常平静的走出来，说：“是不是诉江？！”派出所所长示意，有录像，不让我说。我请他们进来，他们说啥也不进了。我发自善念对孩子说：“叔叔是好人。”同时发正念，清理背后的邪恶因素。刚才四个人还气势汹汹的，突然象泄了气的皮球，那个所长有气无力的说让我明天去一趟，然后就急急忙忙的下楼了。当时，就感到师父大手一挥，把他们后面的邪恶销毁了。当时家里师父法像、经书、电脑、打印机全都在啊。谢谢师父！直到今天我再也见到他们。

二零一九年前，要做真相年画。以前做的年画因为没有塑封，时间长了就褪色了，这次就塑封了。我先自己背回两包，可是塑封膜很重啊，要做一、两千张画，怎么运回来呀？我正在那犯愁呢，一位被迫害流离失所的女同修突然来了，一说这事，她说她有方便车，可以帮助买塑封膜。呀，师父安排得太好了！我们想什么，师父都知道呀！只要是正事，师父都帮忙啊！

这次做《洪吟·五》，要购买碳粉、冷裱膜、鼓，我在家就在心里求师父让我遇到一位同修吧，果然在商店同修处，遇到一位从未谋面的女同修帮我购买，又送我上车。要不然，我拿不动啊。

谢谢师父！是您一路牵着弟子的手走到了今天！在弟子迷茫时，师尊您用各种方式叫醒弟子；在弟子遇到危险时，是您挥手間将邪恶灭尽：在弟子需要帮助时，您总是安排的那么及时！

无论正法时间还有多长，还有多短，弟子一定会坚定的跟随师尊走到最后，迎接法正人间、普天同庆的到来，绝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明慧网第十六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感都上来了。我心想：你们是来照顾父母的还是来享受来了，我不但要照顾父母还得给你们做饭，主力还是我，却得多做几样菜。

同修提醒我：有你要修的了。我知道我必须在家庭中实修自己，首先有利益心，我得放下，愿意听好听的，不让人说。我心里说：“师父，请放心，我必须过去这一关，做到说我不动心，说我不好也不动心。”

我把最反感的姐姐当成修炼提高的机会，珍惜她在我家的每天，转变观念，她不是来照顾父母的，是为我修炼提高来的，我得感激她。姐姐家很远，坐飞机来的，难得能来我家住这么多天，我应该礼遇她，理应多做几样她爱吃的。她年岁也不小了，身体又不好，不让她累着，尽量不让她干活，晚上也不让她和母亲住一床，免得休息不好。我的心这么一扭转，不再觉的累。姐姐也变了，再也不说挑剔的话了。我体会到在大法中实修的幸福和快乐。

父亲在我家八个月后离世。由于我经常给父亲放大法弟子的音乐，患直肠癌的父亲没有一点疼痛感，安详的走了。

父亲走后，八十六岁的母亲渐渐的康复，只剩下蛋黄大小的肺（母亲是职业病矽肺）却呼吸正常，重症室大夫都觉的是奇迹，全家人更感激大法的恩泽。而我，从前在家中最没说话资格的老妹，在这么繁杂的家庭魔难中展现了作为一个大法弟子应有的无私无我的风范，得到了尊重。哥哥在全家人面前说：“老妹总是默默的主动承担压力，令人敬佩。”其实家人是在感激大法，敬佩大法，敬佩大法造就的生命。

在家庭的魔难中，我感受到了师尊的一步一步的安排，通过实修自己，都走过来了。我跳出了对父母、对家人的情，用更高尚的慈悲善待他们，希望他们在大法的佛光普照下，有美好的未来。

救度众生是我的使命

我的时间分分秒秒都是师尊延续用来救度众生的，那是我

我来世的使命。我需要时间，慈悲伟大的恩师又为我安排了

一切，原来照顾父母的那个姐姐又来我家了，她会继续照顾母亲，我又可以全力以赴的走在证实法的路上。

我单位一得法四个月的新学员激动的不止一次的跟我说：“我就怨某某，我跟她一个班组那么长时间，她只字不跟我提大法，她要是早点告诉我多好，我现在就能理解的更多了，那时我要是不信，多说我呀，我就早得法了。多说能累死呀！”

听到同事的怨声，我仿佛听到了我的有缘众生也在抱怨。我不能再耽搁时间了，抓紧一切时间多说，多跑跑，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不辱使命，不负众生的重托。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澳大利亚法会讲法》

（明慧网第十六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风雨磨砺 花香沁人

文：东北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一日】

慈悲伟大的师父好！

同修们好！

我生活在东北，在银行工作，一九九六年，走入大法修炼。“七·二零”后同修教我初次登上明慧网，当打开主页，映入眼帘的是师尊在山中静观世间的照片，我激动无比——找到家了！

从此我每天都上明慧网，也向明慧网传递真实可靠的信息：恶党迫害大法弟子的信息和同修们正念正行反迫害、证实大法的交流文章，也从明慧网下载同修制作真相资料需要的各种信息和世界各地大法弟子精彩的交流文章。

回首二十年，我的正法修炼之路与每天浏览明慧网和制作真相资料密不可分。在慈悲伟大师父的保护下，风雨磨砺二十年，一路走来，这朵花开的越来越鲜艳夺目。

我按照同修们的要求，针对不同的人群制作不同的资料，种类齐全；小册子的封皮、封面使用双面铜版纸、无边距照

我是大法弟子！今生有幸助师正法，救度众生，这是师父给我的无上荣耀啊！

在我家，我和几位同修共同制作了七百多本《洪吟三》；在另外同修家，协调制作了几百本《洪吟四》。今年，协调几位同修分别在自己家原有资料点共制作了九百本《洪吟·五》。这几位同修都是七二零前老大法弟子。虽然年龄大了，都非常精進实修。在和他们的配合中，他们能时时向内找，他们高境界的行为感染着我。我有时心性过不去时，老阿姨总是平和的开导我，提醒我“向内找”，不要“向外看”，他们的心在修炼上，而不只是做事，他们每人都承担着一份不轻的救人工作。我也只是跑跑腿，给他们购买、运送一下耗材。在那些日子，做了一个梦，梦里我坚定的说：“助师正法，救度众生，责无旁贷！”

三、师父就在我身边

在二零一零年，与我配合的一位女同修在讲真相中被绑架，后不幸被迫害离世。此同修非常精進，三件事都做得非常好，并且对我在生活上帮助很大。同修离世，我真的非常难过。在法上明白，同修圆满了。可是被这个同修情干扰的很厉害，哭了又哭，电脑、打印机啊，都不好使了。

在一次昏睡中，师父点化我：我和这位同修，还有一位技术同修，同时到达一个路口，这位同修骑着自行车，生前她一直骑自行车。我领着孩子，技术同修开着车，说让我上车，我说不方便，就没上车。这时，有画外音响起“殊途同归”。醒来后，我放下了对两位同修的情。被迫害离世的同修已经圆满，那位曾给过我帮助的技术同修，虽然我们没有联系，但他一直在法中。我们虽然走了不同的证实法的路，但我们都是师父的弟子，都有师父管。不久的将来，我们一定会欢聚在美好的佛国仙苑的。

二零一五年，实名诉江，我几乎是本地第一个，又帮助老家的同修诉江。当时我学法跟不上，由于买楼欠了债，对家人的怨恨心很强，来自另外空间压力特别大，怕心出来了。

挨户讲真相，我就大量做真相期刊，福字、年画、年历册子，有时是天天做，晚上学法。一直平稳健康的运作着。

二零一六年，有了双面打印的机器，每年至少做一万五千本真相期刊，快乐的忙着。二十年，就这样快乐的忙着。没有时间带孩子玩。孩子小时过得都很清苦，穿的都是同修家小孩的旧衣服，但是他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他们是大法小弟子，他们有师父看护。今天他们已经健康、帅气的长大，每到寒暑假就和我一起学法，做正事。

刚建立资料点时，正是中共迫害猖狂之时，经常梦见邪恶来了，清清楚楚啊。在梦里，我有时立掌发正念，有时就是跑。醒来就长时间发正念，直到邪恶灭尽。师父说：“那魔永远也不会高出道的。”[1]

一次梦见师父坐在地上给我修鞋，我立即给师父跪下叩头，哭着说：“师父，不用。让某某（我丈夫的名字）修就行了。”师父很严肃的说：“这个鞋不好修！”后来说给同修听，同修悟到是师父在帮我清理邪恶呀！

那些年，人家回老家过元旦，我自己在家。那几年，每到新年，师尊就有新经文发表。我自己一口气学了六讲《转法轮》，没等到师父的经文，就睡了。又梦见了师父，师父身着白色短袖衬衫，在野外给几千人讲法，背对着我。我站在家里的窗口听，就想关了窗户，出去听法。师父回头笑着说：“她还把窗户关了！”一下醒来。我知道师父发表经文了。窗户关了，是指我把电脑关了呀。立刻打开电脑，连上网络，新经文《谢谢众生的问候》赫然映入眼帘。那个激动呀！赶紧打印，给同修们送经文。

那时环境邪恶，师父每次发表新经文对大陆同修都是莫大的鼓舞，经文一直用激光机打印，后来知道要等到明慧网发表打印版再下载打印。这些年，我一直负责一百多份经文的打印。看到明慧网上有同修交流，每次师父发表经文，天上有专门给各路神仙送“法旨”的神。自那后，我就更是怀着十分神圣喜悦的心给同修们送师父的经文了，充满了自豪：

片打印的非常精美，得到同修们的认可和世人的赞誉。

一、小花初开 风雨磨砺

在二零零零年六月同修教会我学上明慧网之后，丈夫从单位拿回来一台针式打印机。几天后，明慧网就首次刊发了《4.25 中南海事件真相》，我急忙打印出来，召集当地同修交流，同修们都一致同意大面积散发。紧接着，明慧网又发表真相资料传单，我第一时间打印出来，交给同修，同修们就分别拿着去复印社复印，然后就自发的上大街面对面发放真相资料。从此，在当地开启了证实大法、讲清真相、救度世人的历程。

第一次发完真相资料刚到家，我才知道被派出所的司机举报，因我给了他一份真相资料传单，我被非法关押三十三天。期间，当地两个刑警对我进行非法审讯，遭受双层塑料袋套头闭气刑讯逼供，追查真相资料来源。那时，我是一个稍受一点委屈就流泪的人，面对邪恶的迫害，侮辱、恐吓、威胁我无所畏惧，但是眼泪还是象断线珠子似的往下流。

他们看我不说，一个警察按住我的双手，一个警察就给我脑袋上套上一层塑料袋，满脸是泪，塑料袋粘在脸上，呼吸非常困难，看我还不说，就又给我套上一层塑料袋，这时一点呼吸的缝隙都没有，就在要窒息、命悬一线的时刻，我想：师父啊！弟子不怕死，但现在不能死，弟子还有使命，做真相资料救人啊！这时师父的法出现在我的脑海：“你们不要这样对待我，我是修法轮大法的。”[1]我一用力，双手立刻从压着我的双手的恶警手下挣脱出来，迅速揭开套在头上的塑料袋，两个刑警都没有按住，我知道是师父帮了我。

一个刑警气急败坏的用双拳疯狂的猛捶我的后脑勺。神奇的是，当时没有一点疼痛感，我知道是慈悲伟大的师父替我承受了。我说：“你们不要这样对待我，我是修法轮大法的。谁指使你们这样干的，有文件吗？”他们说：共产党让我们这样干的，江××就是文件！

紧接着，他们又让我坐到潮湿的水泥地上，拿着生锈的铁丝钩着我的下颚，侮辱、威胁。最后一个刑警折腾累了，躺

床上休息去了，过后他说：“我今天这样对你，你得恨死我了，恨死我了。”我说：“大法师父教我修真善忍，我不恨你。”他说：“那你哭什么？”我说：我看你挺可怜的。临走，一个刑警还说，“明天继续，给你灌辣椒水，看你说不说。”此后他们未再提审我。临放我的头一天，政保科的科长说：“我们本来不想动你，可你总往我们枪口上撞，属穆桂英的，阵阵落不下！五百年后，给你立个碑！”

我出来后得知，他跟其他同修说：“我真佩服她，这样整还这么坚持信仰，她挺有刚，了不起。”我对同修说：“哪是我有刚，我人的一面是扛不住的，师父替我承受了多少啊！”

几年后，一次在大街上讲真相时碰到这名已退休的原政保科长，给他讲了大法真相，他做了“三退”，临走时，嘱咐我多保重。

二、与同修配合做资料

二零零六年，我遭邪党非法通缉。在流离失所近两年中，和一老年同修合租了房子，又成立了资料点。那时学员还没有认识到资料点遍地开花的重要。由于我做的真相资料质量好，同修都愿意要我做的资料。资料需要量大，喷墨打印机一台不够用，又加了一台，还增加了一台大型号的二手黑白激光打印机，两台笔记本电脑，紧接着需要做光盘，就又增加了刻录机。每天还要打字，上传“三退”名单，并追踪“三退”名单，直到发表为止。从早忙到晚上，每天才能学一讲法，第二天早上炼完功、发完正念，就又开始做资料，循环往复。

和我一起配合的同修不理解，让我多学法，少做资料。我和同修交流，当前邪恶迫害，同修们顶着压力用真相资料救人，若他们来了空手回去，我于心不忍。很快，又来了一位老年同修配合我，我就利用晚上休息时间做资料。

由于大的二手激光打印机晒鼓漏粉，打十几张就脏了，为了保证质量，我耐心的、不厌其烦的打打擦擦。一次，在东北寒冬腊月的冬天，两位老同修要早点睡觉，说一会土炕就凉了。我还继续做资料，眼睛紧盯着打印的质量，漏粉就擦，

门见山的说：“姨，我这个人脾气不好，想修修这个心。”阿姨笑着说：“你来炼法轮功吧！修真、善、忍！”我一下子就知道了自己就是为大法来的！从此知道了人为什么活着——修炼，跟师父回家。

刚得法不几天，我趴在教室桌子上，看见了漂亮的法轮在旋转，金黄色的，有一元硬币大小。从此后，经常在梦里看见各种颜色的法轮，大的，小的，有时漫天的法轮在旋转，蔚为壮观。我特别喜欢朗读《转法轮》，怎么也读不够，就觉的师父写的太好了。迫害前抄了三遍《转法轮》，背了几十篇《精進要旨》。每天都是开心的，一心就是学法，修炼。

那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每天晚上和几十位同修在一起学法，我们其中大部份是本校的大学生，还有老师、附近工人，大家比学比修。得法第一天晚上，我沾枕头就睡着了，这可是我这个严重神经衰弱者不敢想的。二十几年过去了，从得法到现在，不仅我一片药没吃过，一针没打过，丈夫（同修）和都已经二十来岁的孩子也都没打过针吃过药。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邪恶开始了铺天盖地的造谣打压迫害。随着迫害不断升级，二零零二年年末，教育部门因为我坚定修炼大法，不写保证，将我非法开除，停发工资至今。但我从不后悔，此生为法来。几年前一次在梦里，邪恶问我：“给你四十万，你写不写保证？”我坚定的说：“全地球的钱都给我，我都不会写！”

二、助师正法 救度众生

二零零五年，凭着对大法的正信，我和丈夫开始学习《从零开始建立资料点》，建立了家庭资料点。一直平稳运作到今天。我家当时住的是县城边的胡同，那时几乎没人安宽带，所以安的很困难，但我坚定正念一定能安上，我就一边抱着两岁的小二，一边发正念，果然安上了。

上网、下载、上传、打印、刻录，从开始打印单张真相，到大量刻录真相光盘，到大量做大法经书，再到现在大量做真相期刊。近几年，每到冬天就特别忙，有同修去农村挨家

言自语的说：“那该怎么办呢？”连着说了好几遍。我微笑着说：“啥怎么办？你就把我放了就完了呗。”他听完笑了，笑得挺自然，然后如释重负的对我说：“对，把你放了，你回去吧。”

看着他的笑容，我真为这个生命得救而高兴。心中感受到师父的慈悲，师父每时每刻都在我们身边看护、守护着我们。

修炼二十年来，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有师父真好！”我们大法弟子只要听师父的话，做人做事都用大法要求自己，严格按照师父说的做，逐渐修掉自己的一切执着，正念正行，那就是神在人间啊！

感谢师父！

谢谢同修！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明慧网第十六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二十年这样快乐的忙

文：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一日】

一、此生为法来

从六、七岁开始，我就在思考“人为什么活着？”尽管上学后，一直成绩名列前茅，考入理想的学校，一路伴随的都是掌声和鲜花，但我还是一路在问“人为什么活着”；问过同学，问过老师，拜读各种书籍，去过寺庙，始终没有得到令我满意的答案。

直到一九九七年十月份的一天，坐在大学教室里的我听见了优美的音乐，走出教室，看见一群大学生在练气功。因为从没练过气功，也不知道是什么气功，也不知道是否收费，我就回到了教室。依旧能听到音乐，整个人也坐不住，就又走出教室，看到这群人里有一个认识的打扫卫生的阿姨。

第二天，在教学楼里迎面遇上了那位阿姨，我走过去开

到十二点，我将两位老同修轻轻的叫醒发正念，发完正念后，我又做了一会，直到做完，又用耳机听了一会师父讲法，然后才躺下睡觉。

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在一个大课堂里，师父穿着西服，在课堂前面站着，提问三个问题。师父把我叫起来，让我回答，当时我把三个问题都回答上了。师父让我和其他两位同修准备考研究生，并说：在座的这些人里面已经有研究生了，让我们三人和他们切磋。紧接着，看见大街上挂着大豆腐，一条一条的用塑料真空塑封着，一大串十几条，高高的悬挂在大街旁边，我一看还透明透亮的，就醒了。

早上发完正念，我把梦境和两位老同修一说，我说，三个准备考研究生应该是我们三个人，师父鼓励我们应该提高心性了，继续做好应该做的。但“大豆腐”透明透亮的，我没悟到是啥意思。当同修装订真相小册子时，高兴的说，“我知道透明的大豆腐是咋回事啦，就是真相资料。你昨晚的真相资料没白做，晶莹体透的！”打那以后，那台大的激光打印机再不漏粉了，在证实大法中做出杰出贡献——每天轻松做一千本真相小册子，加上用彩喷打印机做出的书皮，很受欢迎，供不应求。做《九评共产党》，一天能做一百本。

一次，老同修的女儿来了，老同修就把我的情况向其女儿说了。因当时我被非法通缉，一屋子打印设备和正在打印的真相资料，况且其女儿的丈夫是当地迫害大法弟子最邪恶的六一零头子的亲侄子。我对老同修不修口很是埋怨。又过了不长时间，老同修的女婿也来了，当时我正在打真相币。他女婿好奇的说：“你们真厉害，原来真相币是这么整出来的。”我没抬头，没给他个正脸，只是应了一声。

他走后，我的怕心就出来了。因为我被迫害到那种程度，就是他的亲叔叔主张并直接参与迫害的！老同修看到我的压力挂在了脸上，就说：“你要害怕，就换一个地方吧。”我说，我考虑两天再说。

这两天，我一边做资料一边向内找，同时大量学法。师父 17

说：“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你们是经过风风雨雨走过来的，可千万不要心如浮萍，一有风吹就随着动。”[2] 师父说：“我过去讲过，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虽然有旧势力的存在，可是你们没有那个心，它就没有招。你正念很足，旧势力是没有办法的。”[3]

通过学法，我放下了怨老同修不修口的怨恨心、怕被举报的疑心、怕心、把众生往不好处想的坏念头，归正自己的一思一念。师父说：“炼功得重德，我们在炼功的时候，你不想好事，也不能够想坏事，最好是什么也不想。”[1] 当老同修第三次问我想好没有，如果怕举报，就搬走吧。我正念十足的回答：哪也不去，就在这儿了。

我稳下心来，时时修自己的一思一念，对照法同化法。每天两台笔记本电脑、三台打印机，从早上六点发完正念开始工作，一直到晚上六、七点，正常运转，资料供不应求。一年以后，我们换了地方。

二零零八年六月，我家电话被监控，在师父的保护下，我正念走脱。为了资料点的安全，防止再次被跟踪，我不使用电话，不和家人联系，每天早晨七点到晚六点，在资料点做完资料，再返回住处。每天两台电脑、三台打印机、一台刻录机同时运转，资料还是供不应求。资料点不住人，我不去，就锁大门。和我配合的同修是邻居。

几天后，当地先后有六位同修被绑架，其中涉及两个资料点的同修和给我们送耗材的司机同修。此时既要考虑资料点的安全，又要收集迫害信息，上传明慧网，编辑制作揭露迫害的不干胶。面对邪恶迫害的压力，和我配合的同修又和我说，在院子里晾 A4 纸时（因平房，夏天纸潮）被邻居看见，跟我说一个男子秃头，光着膀子扒扒嚓嚓的往院子里瞅，同修问我：你害不害怕，要是害怕就别做了。我说：咱俩静下心来找找有啥心，找到了，就放下，咱俩做的是全宇宙最正的事，师父的大法真、善、忍法理在制约着一切，只要我俩没有证实自己的心，就一个心只为了救人，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

来了！”

我把箱子打开后把电子书拿出来，年轻一点的警察问有密码吗？我说有。他说把它打开。我仍然笑着说好的，随手打开了电子书，年轻警察回手交给了老警察。老警察翻看电子书内容，认真的看着。年轻警察又问我有手机吗？我说有。然后我把手机拿了出来，解锁后给了他，他又给了老警察。老警察看看我问：“还炼吗？”我微笑着说：“炼，这么好的功法怎么能不炼！”老警察站起身对年轻警察说：“看着他。”年轻警察坐在椅子上，我坐在他对面，微笑着问他：“你这么年轻怎么做这种事？”他说：“法轮功，天安门自焚。”听他这么说我知道他被欺骗的太深了，心里求师父加持弟子清除他背后的邪恶因素，救度他。我开始给他讲“天安门自焚”的真相，他认真的听着，后来他听明白了，说原来这么回事，以后我可不管这事了。我说那不行，现在你就不能不管了，他答应了。我们正聊着，老警察来了，年轻警察真的走了。我看着他的背影为他的得救而高兴。

老警察说跟我走，我站起来乐呵呵的跟他走，心里请师父救他。我们走到两车厢连接处他对我说：“咱就在这吧。我可是老党员，你不要跟我胡说。”我微笑的看着他，他说：“你把这书里的内容都删了，我再给你录个像，就说不炼了，我就放了你。”我笑着对他说我不能那么做，如果那样做了对你也不好。他惊讶的说：“怎么能对我不好呢？”我告诉他是因为你逼着修炼人毁坏佛法，所以对你不好。法轮功就是佛法修炼。

他愣愣的看着我，好长时间才说：“那你说炼了不放你。”我说我会坚持修炼的。他说你们这些人怎么都那么固执呢？他说：“法轮功是……”他就没说下去。我告诉他法轮功是佛法，要求按照真、善、忍修炼，然后我把师父经文《我的一点感想》背给他听（可能背的不全），又讲了假、恶、斗是什么。最后他说：“你说这邪好象是共产党。”我说：“我没那么说，是你自己说的。”说到这他好象明白了什么，自

非得要回扣除的钱，我没给。他们其中三人就动手打我。

这要是以前的我会毫不犹豫的还手，但我修炼了，修炼人得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师父说：“什么是大忍之心哪？作为一个炼功人首先应该做到的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得忍。否则，你算什么炼功人？”[1]我听师父的话，站在那，静静的看着他们，眼眶都被他们打坏了，血流不止。他们害怕了，停手站在那看着我，谁也不出声。我问他们，你们打够了吗？他们听到我这么说都慢慢的往后退。我说你们不用怕，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不会还手打你们的。你们要是打完了，我走了。这时看到他们仨在我面前就是一寸高的小人，而我高高大大的，这要还手，他们谁能承受得了。

我用一卷手纸按在出血的地方，其中一人的弟弟要带我去医院包扎，我谢绝了。回到大哥家，大哥看到非要找他们，我不让，说：“你不是不知道在以前他们是我手下败将，要动手他们怎能打得过我。”大哥说：“是呀，你为啥不还手，让他们打成这样？”我说我修大法了，遇事得忍，不能和人家一样。大哥说：“傻子，去医院包上吧。”我说不用，学一讲法就好了。

大哥和三哥全家都不信，于是我坐下开始学法，他们在一旁看着。一讲法学完，他们都说：“神了，眼看着肿消了，血也不出了，皮肉合上了，太神了！”

六、给铁路警察讲真相

几年前我在拉萨找了个工作，坐上开往拉萨的火车，刚把行李放好，两个警察就来到我身边，问我：“你是二十五号座吗？”我说是的，那俩警察说跟我们走一趟。于是我乐呵呵的跟在警察后面走。我有师父的加持，我没有怕心，心中有的只是一念：要把这俩警察救了。

他们领我来到隔壁车厢，其中一个警察问我：“知道叫你来干什么吗？”我说知道。他说：“知道你还笑得出来？”因为修炼后我总是乐呵呵的，这是我的修炼状态。他接着让我把箱子打开。其中一个警察狠狠的说：“一会你就笑不出

说是说啊，可心里还是有点不稳，不做又不行。又到了关键时刻，我必须百分之百的信师信法，我说，我进去做，你把大门在外面锁上，到晚上五点，给我开大门。就这样，我照做不误，真相资料一千本，光盘三百份。做着、做着，由心态不稳，到思想投入到用心做资料上，不知不觉怕的物质就没了。再一次见证了师父讲的法理：“修在自己，功在师父。”[1]

以后的日子里，早上七点，我去做资料，同修就在外面把大门锁上，晚上五点多来开门，我一天几乎连水都不喝，直到做完资料为止。

在被非法通缉近两年的时间，我大部份时间是在资料点里度过。至今回想起来，感觉那段时间是非常充实，每天和同修在一起，学法、炼功、发正念，还做着救人的事情，时时对照大法，归正自己的一思一念，和同修比学比修，感觉心性升华的非常快。

三、花香飘溢沁人心

二零零八年末，在师父的加持和保护下，我正念恢复了自己的工作，随后在家开了一朵小花。

二零一七年，又买了两台彩喷打印机，在家休假，做真相台历。正赶上所谓“敲门行动”。派出所警察来敲门，我丈夫喝点酒非要去给开门，我只好把自己和打印机反锁在屋里。警察被我丈夫几分钟就给呛走了，随后就到了我的单位。

正好第二天我休假结束，开始上班，办公室主任告诉我派出所警察九点来找你，你不还有假吗？别上班了。我说没事。这时主管行长和主管主任也劝我说，你有好几年的休假，先休假，别上班了。我经过思考，我得上班。这样，我可以平稳的在家做好真相台历。

因我快退休了，主管行长给我开先例，我每天把本职工作做完，就可以回家。这样经常是我干完工作刚走，警察就来，经常扑空。主管主任感到压力太大，有一天，他把我稳住，交给了警察。一个警察给我照相，我面对警察，当着单位同

事的面，给他们讲真相，并把“敲门行动”违法的法律条文讲给他们。警察要到我家看看并要收集唾液被我拒绝。

我回到家后，有位同修来找我，说是要把她负责做的真相资料交给我做，她不做了，专心上大街讲真相。我和她交流，我说建立一个资料点不容易，你是成手了，又会简单的维修打印机，本来资料点就少，你不做可惜了，你有什么困难说出来，可以解决的。我就把我遇到“敲门行动”中警察骚扰的情况和她说了，她还是执意交给我。

此时我本来压力就很大，同修又来给我加码，我当时就感到心里一阵阵的苦，有点怨同修太自私，不考虑我的感受，觉的自己修的真辛苦。一想到苦，我马上警醒了，这不是证实自己吗？我苦什么，只有师父救度我们才辛苦啊！想到了自己以前的教训，马上归正自己向内找，既然同修找到我，就有我修的因素在。我想到了师父的讲法：“从做好人做起，一味的提高自己的心性，一味的吃苦，一味的往上修，一味的要求心性的提高，却看不到自己的功。”[1]我立刻明白过来。

因为真相资料是救人的第一手资料，再难、再苦、压力再大，我都要自己克服，绝不能退缩，我马上同意接过来。而且这几年，当地真相资料由于司机同修被非法判刑，资料发的就少，上大街讲真相的同修绝大多数不发真相资料，面对近一百万人口的大县，几百个大法弟子救人的任务艰巨啊！

真相台历做完后，我把明慧期刊二十多种全部下载后，全部阅读完毕，开始做真相资料。第一个星期把同修交给的一百份资料完成，又做了一百份十几种明慧期刊，拿到学法小组，这些同修有几年不发资料了，有的同修家一份资料都不敢搁。通过交流，同修们认识上达成一致，并说，面对一百万众生，我们几百个同修面对面讲有困难，若先把真相资料发一遍，容易多了，最好是能做到边讲边发，事半功倍。

当同修看到真相资料时就说，好几年不发了，现在资料做的真好！我说是明慧网上同修们编辑的好，一百份都拿走了。

第二个星期，我又给学法小组拿二百份，也没剩，最多时三、

过了一会C警察将B换走，我又继续给C警察讲真相，他听完真相退出邪党后也睡了。早晨C警察说：“你俩想走也走不了了，国保的人来了。”在上国保警车时，我平静的对所长说：“过一两天我来看你。”所长说：“谢谢！”

我和老年同修被关进了看守所，一进小黑屋里我就跳上板铺，盘腿发正念。老年同修则蹲在门附近的地上，我不解的叫他上来，他不动。我心想：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到哪里我们都是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门关了，警察走了。我们那屋所谓的铺头走到我跟前问：“你是怎么进来的？”我说因为炼法轮功，铺头很友好的说：“我最敬重炼法轮功的，你们太了不起了。”回头他又问老年同修，老年同修也说是炼法轮功的，可铺头却讥讽他。

晚上我们起来炼功，听到锁门的铁链子响，就都趴下装睡，结果招来警察痛骂一顿。警察为什么骂我们？我们都躺下了，错在哪？我开始向内找，是“怕”在作怪，没正念，大法弟子不能堂堂正正招来的。我跟老年同修说：“明天炼功出现任何事都不能躺下。”第二天晚上炼功，正炼第二套功法头前抱轮，就听到锁门的铁链子响，老年同修边躺下边说：“快躺下！”他躺下了，我依然坚定的炼着，心中升起一片祥和，心中呐喊着：宇宙大法是正法，还大法师父清白。随后听到锁门声，脚步声远去了。就这样我炼完了五套功法，从此以后炼功不再有干扰。

在外面同修的整体配合营救下，我被非法关押十五天无条件释放。出来后我与同修去看派出所所长，他很高兴，说会尽力保护大法弟子。

五、难忍能忍 修去争斗心

二零一零年，我因工作需要，承包了一个大理石车间，找了几个工人干活。在完工结算时，有一些大理石光度不够，老板让返工，如不返工就扣四千元钱。因工人回家心切，谁都不肯返工。我说如果不返工这四千元钱你们平均摊，他们同意了。没想到在我过年回老家探亲的时候，他们找到我，

这时，其他警察又绑架了两位同修进来，我问他俩：“你们怎么没走？”一同修摇摇头没说什么。那几个警察让A警察看着我们三个，他们出去了。我要去厕所，A警察领我去，在走廊里我问他：“大门锁没锁？”他好象自言自语的说着：大门锁着，小门开着。我看着窗外问：“从这能走出去吗？”他说：“能，过去新盖的楼就是大道。”我“喔”了一声回到关我们的房间。到里边的小屋看了一眼，小屋的窗户正对着外面的小门。我出来对那两位同修说：“我和这位大哥（A警察）在走廊说话，你们跳窗户走，外面的小门开着。”A警察友好的笑着，我们俩就去走廊了。

一切都那么自然，我知道师父就在我们身边，只要大法弟子正念正行，一切都为法让路。过了一会就传来“扑通”一声，我与A警察会心的一笑，谁都没出声。大概过了五、六分钟，A警察说“都跑了，你给我进屋去，我打电话告诉他们都跑了。”话是这么说，可他电话就是不打。本来我也想走了，可看见那个老年同修没走，我问他怎么不走，他说他走不动，让我走。我说你不走我怎么走呢？A警察说你俩没机会了，我要换班了。我看着他，心想：大法师父说了算。

不一会B警察来了换走了A警察。我坦坦荡荡的对B警察讲邪党的腐败，它为什么迫害法轮功，法轮功是什么，法轮功的美好等。B警察说：“你讲的这些没有某某讲的好，我不爱听。”我说：“怎么不好？”B警察说：“你讲的太低了，我听的太多。”我说：“好，那我告诉你法轮功是佛法修炼。”还没等我说完，他说：“对，我就爱听这个。”我讲了好多真相，后来B警察也用化名退了邪党组织，然后他说你俩喝水、吃面包都可以，就是别跑，我睡觉去了，别打扰我。说着就躺在椅子上睡着了。

我想师父慈悲又给我们一次机会，我就对老年同修说：“你快走，我随后就走。”可老年同修就是不走，我不能把他扔下自己走，就这样我俩谁都没走。直到那个警察醒来看我俩还在，摇摇头说：“没机会了。”

四百份。上大街讲真相的同修也逐渐的带真相资料面对面赠送，有时真相资料不够发，急盼得救的世人抢着要。同修反馈说：我们愿意要你做的资料，看着就舒服，人们抢着要，有的本来不想要，一看封皮，这么精美就要了。

还有一个学法小组，交流后，同修说，你先一星期拿五十份试试。我把十种明慧期刊凑成五十份给同修送去。第二个星期，又送五十，一个月后，同修说，你送一百吧！再过一个月，同修说要二百。就这样，数目不断增加。

周围的同修提高了，偏远的山区，师父也不让落下。师父安排我和山上的同修联系上，正好山上的同修也想要资料，一同修开车，我们带着同修做的两千份真相资料上山了。通过交流，山上和山下的同修把资料都留下了，并说，这些资料铺一遍基本够用了。

今年，正好我退休，我除了供应学法小组的资料外，剩余时间，我都是白天出去发资料，天气好就上附近的村屯发，下雨就上楼发，自己坚持了几个月。我有一个小包，正好能装五十本真相资料，只要出门就随身携带，随时随地讲真相、发资料。

紧接着，到农村讲真相、发资料做得好的同修和我配合，白天她骑摩托带着我到村屯边讲边发，一家不落。

一次，我刚往一家大门上放完真相资料《绝处逢生》，封面是奥运名将黄晓敏穿着黄衣服，衣服上印有法轮功字样。我刚走出几米远，就听一位男士拿着资料对我喊：我拿它办出国，是不是就好使呀！我大声说：你认真看这本真相资料，看明白了，你会有福报的，干什么都会顺利！他说：多谢了！和我配合的同修也遇到来取门上真相资料的男子，并给他做了“三退”。这时，村里的人听到后，从屋里走出来，问邻居说，她俩干啥的？两位男村民同时告诉说，她俩是发法轮大法的！法轮大法的！

还有一个村屯，一个信主的农妇，我递给她一本明慧期刊《金种子》，她说啥意思？我就简单的给她介绍真相内容，

紧接着我劝她三退。她说，我信主，就把真相资料要还给我，可好象又不想给，我就双手试探着往回拿，她一看我要往回拿，就往怀里拽。我说这么好的资料你不舍得拒绝吧！她说，你再给我一本别的呗。我又给她一本《天赐洪福》，我说，一家就一本，内容不同，互相传看，你得两本是偏得。这回，她用真名实姓退出了少先队。

还有一个村屯，遇到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我说，小老弟，送你一本《金种子》，希望今年获得大丰收！他说，我不种地呀！我说，那你看看《罪恶与审判》，明真相得福报。随后，我说，你把《金种子》还给我。他说，我都看，我家人多。他看我手里拿着《传奇人生》，他说，这个怎么不给我呢？顺手就抢过去了。紧接着，我问他的名字，他同意退出了少先队，我嘱咐他给大家族的人传看，希望他们都得救，他说，必须的。

通过几次到农村发资料、讲真相，体悟到师父把路都给铺好了，就等我们去跑跑腿、动动嘴了，众生急盼得救啊！当地同修走不出来，师父着急啊！就派外地同修配合，这一下，人和车都来了，同修让我做资料，不管咋忙，我都保证资料质量，封面无边距照片打印，装订整齐。面向农村的真相资料十几种，并及时更新，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

和外地同修配合的时间里，时间紧任务重，三十多天，做了一万多本真相资料，顺利的完成了我应该做的。

这些年，经我手做的光盘、《九评》、真相资料，得到了同修们的认可，同修都说，我“活儿”干得好！世人也都说，精装的，太好了！总之，师父选择了我走这条路证实大法，我就要用心做好每一份真相资料，对得起同修省吃俭用拿上来的救命钱，希望每份真相资料都能发挥救人的作用。

最后引用师父的讲法与同修共勉：“旧势力用火与血建立起来的邪恶没想叫大法走出来。你们凭着坚定的信念，凭着来世的神圣誓约，凭着生生世世亲缘，凭着对大法理性的认识，同时凭着大法给予你们的正念与法力的根本保障，你们走过

桌上，我们开门见山的跟国保大队长谈了起来。国保大队长给我倒了杯酒，我说我不喝酒。国保队长看看我说：“你可别告诉我你也是法轮功弟子。”我笑了，坦然的告诉他，我也是法轮功修炼者。他听了就象蔫了一样无力的靠在椅子上，半天才说：“有信仰好，有信仰好。”随后他又问另两名同修是不是，她们都坦然说是。他又重复着说有信仰好。

我对他说：“你也承认有信仰好，那就把她们放了吧。”在一个多小时的谈话中，我和两位同修把大法的美好用我们自己的言行展现出来，并告诉他们邪党为什么迫害法轮功。在他们听明白真相后，国保队长的妻子当场表示要看《转法轮》，国保队长同意释放三位同修。

三位同修被非法关押半个月后回家了。

四、坚信大法显神迹

二零零九年五月下旬，我们十几名同修配合在一乡镇发真相资料，结果被不明真相的人打了黑报告。为了掩护其他同修离开，我被七个警察追赶，一不小心摔倒在地，还没等我起来，他们已经围住了我。那些警察抬脚就往我头上踢，我张嘴就喊：“师父救我！”声音一落，只见五、六只脚停在我的脸旁，象被定住了一样，如果不是师父保护，被他们踢上后果不堪设想。

我被他们带到派出所，这时同修打来电话，我告诉他们快走，我在派出所，说完就把电话揣兜里了。警察让我把电话拿出来，我说这是私人财产。警察说你不拿我们也能拿出来。我电话里全是同修的号码，决不能让他们拿去，我说就凭你们办不到！话音刚落，七个警察齐上，可是把他们累的都冒汗了也没抢去，他们停下来愣愣的看着我，不知所措。我明白是师父再一次保护了我。

他们接了一个电话留下一人看着我，其余六人出去了。我开始给看着我的A警察讲真相，讲大法的美好，他认真的听着，听完说：原来这样啊，法轮功是被冤枉的。他高兴的用笔名退了党团队。

“快带我走，警察来了。”同修坐上车我沿着路往前骑着，这时前方来了一辆警车挡住了我的去路，后面的同修跳车往别处跑了，我平静的向警车方向骑去。可警察象没看见我一样，下车跑去追赶那位同修去了。

我停下来，站在警车前想：怎样把同修平安救走呢？正在这危急时刻，我压根没想妻子是否安全，也没想我自己的安全问题，只是想同修千万不能被抓，我怎样才能帮助这位同修呢？这时我突然听到敲打警车的玻璃窗的声音，一个声音说：“快，我在这，快拉我出去。”我顺着声音看过去，看到一位女同修在车里向我招手。我说你把车窗摇下来，跳出来。可是无论女同修怎么弄车窗也打不开。我就开始找石头，想用石头把玻璃打破。当我拿起一块石头去砸玻璃的时候，车窗奇迹般的落下了，同修跳了出来。我把同修带到安全的地方，让另一名骑摩托的同修送她回家。

我返回出事现场继续寻找别的同修，可同修们的手机全关机了，谁也联系不上，我只好在路上和村里来回遛，希望碰到同修。正走着迎面过来一辆警车急刹车停在我的身边，我平静的向车里看去，只有几个警察，没有同修，我悬着的心放下了。我继续向前走，心里呼喊：同修们，你们都在哪里呢？都出来啊！身边的警车开走了，我一个同修也没看到，心里非常着急。直到下午四点多同修打电话让我回去，同修告诉我有三名同修被绑架了，其中就包括我妻子。

当天晚上，我们地区一些同修召开了营救被绑架同修的交流会，商量第二天如何配合到国保大队去要人。协调同修怕我被情干扰，不让我参加营救。

回到家中我拿起书学法。学法的时候我的心很平静，我知道我没被干扰，从中悟到我应该参与营救。第二天早晨我去找协调同修，告诉她我没被情干扰，应该参加营救。我对协调同修说我有办法。协调同修说用什么办法？我说想请国保大队长吃饭，在饭桌上给他讲真相。当天下午，我们在同修整体的正念加持下和国保大队长与他的妻子见了面。在饭

来了！”“大家把剩下的事做好，用你无悔的修炼过程走向未来。祝你们会有所悟、会有所成！”[4]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2]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三》〈关于小说《苍宇劫》〉

[3]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二》〈二零零二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

[4] 李洪志师父经文：《致加拿大法会》

（明慧网第十六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有师父真好！”

文：黑龙江省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一日】

尊敬的师父好！

各位同修好！

我是黑龙江省的大法弟子，修炼已经二十个年头了，明慧网网上大陆法会已经举办了十五届，由于各种原因我都未曾参与，在所剩不多的正法修炼时间里，想借这个平台跟师父汇报一下我二十年来的修炼心得，算是给师父交上一份答卷吧。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一、得法修炼 浪子回头

我家住在吉林的一个小山村。一九九九年的夏天，母亲上我家来了。她来我家后天天看书、炼功。一天，我好奇的问母亲在看什么书，母亲说是《转法轮》，佛家修炼大法。我听是佛家大法，就问母亲：这法能改变我吗？母亲让我试试。

那时的我很苦恼，一身的恶习：吃、喝、赌、抽、打仗，还无故打骂妻子，简直就是个混混、无赖。每当我出门的时候，妻子都会提心吊胆，害怕我在外面惹事。我也知道我这些恶习不好，可就是改不了。

母亲让我炼炼法轮功试试，我就开始看书了。法轮大法的法理让我折服，我的身心不自觉的开始有了变化，慢慢的那些恶习离开了我。我每天都和母亲去村里参加学法小组的

集体学法、炼功，整天沐浴在浩荡的佛恩中。

我们学法小组有一个七个加号的严重糖尿病患者，炼功一段时间后痊愈了，这件事让我们学法点的同修更加的坚信师父，坚信大法。

可是，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邪党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大法修炼者，媒体造谣诬蔑大法，诽谤师父，这些造假宣传给我们这些刚刚学法不久、修炼不稳的新学员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当时我们学法点有四十来个同修都不修了，我也不怎么看书了，和妻子一同把大法书藏了起来，但是如果说让我抛弃大法那是绝对办不到的。可是离开大法后那些恶习又渐渐的回到了我的身上，我整天心情沉重，不知如何是好。

二零零六年我们举家搬迁到黑龙江省某市，在慈悲师父的安排下我们找到了当地同修。在同修的帮助下，我从新修炼，把以前那些恶习彻底的修下去了。夫妻之间没有了争吵、打闹，对待工作认真负责，待人和善。

我有一儿一女两个孩子，妻子有严重的心脏病，一犯病就休克，还有骨质增生等多种疾病，治疗多年也没见好转。女儿从小体质就弱，总有病。一次女儿又犯病了，妻子让我儿子抱着我女儿和她一起去找人给女儿看病，因妻子胳膊患有严重的疾病，只得儿子抱着他妹妹。途中碰到一个同修，给了我女儿一个“法轮大法好”护身符，哭闹的女儿戴上护身符后不一会就睡着了，她们娘仨就回到家中，把熟睡的女儿放在床上。下午两点多女儿自己下地玩了，从那以后经常有病的女儿再没有过病。

妻子看到法轮大法在女儿身上发生的神奇也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三个月，折磨她多年的多种疾病奇迹般的全都好了。

二、走在助师正法的路上

二零零六冬天，一同修找到我让我和他一起去发真相资料，我高兴极了。可是到了晚上，几个同去发资料的同修看我是生面孔，就埋怨让我去的同修。当时我觉的愧对找我的同修，很尴尬，不自在，可找我的同修说跟我配合，就这样同修们

就都不出声了。

我们带了许多资料上了车，在车上我往去的地区发正念，清除干扰众生得救的邪恶生命与烂鬼，在我定下来的时候看见有法轮在往前飞，直接罩在我们要去的地区，清除着邪恶。我想这是师父在鼓励我，非常感激师父。

下车后，同修们俩俩配合着发资料。我认真的把每一份资料放在每一户门口，发第一份资料时发现那资料放着万道光芒，我想这真相资料是多么珍贵的生命，这样的生命众生得到真有福啊！众生看完一定能得救。然后我就更加认真的发。我知道众生都是为法而来的珍贵生命，每份真相资料都金光闪闪。

发着发着我走到一户铁门旁，刚想放真相资料，门里一条狗看着我，我要叫，我告诉它：你别叫，我是来救你的主人的。它就象听懂了一样，摇摇尾巴趴下了，友好的看着我。我脑中闪过一念：众生真的都等着被救度啊！同时感到师尊的慈悲与保护。

一次，我与一同修配合到另一村庄发放真相资料，走到村尾时看到百米外有一户人家，我要过去，那位同修不让，我说：“救度众生不能落下任何一家呀！”她说：“那你去吧，我发正念加持你。”我来到那户人家门前，小心翼翼的拿出一份大法资料，轻轻的放在门旁的桌坛上，随后转身回到同修身边。同修问：“那人没问你什么吗？”我说：“哪有人啊？就有一垛砖。”同修说：“那是人。”我回头看时，看到刚才的砖垛没了，一个人打着手电往这边走来。我们往远处走着，心中对师尊的感恩之情无以言表。

三、心底无私脱险境

二零零九年七月的一天，我与三位男同修骑着摩托车带着六位同修，其中包括我的妻子，带了许多真相小册子和神韵光盘来到一山镇。我们俩俩配合着发，发过几个村子后同修让我去存放资料的地方取资料。我取完资料往回返的时候看到警车在发过资料的村子里转，这时走过来一个同修对我说：